

• 理论研究 •

“神、魂、魄”理论在精神疾病辨治中的应用*

曲淼 唐启盛[#] 孙文军 任熙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北京 100029)

摘要:结合古代文献及临床应用经验,对中医“神、魂、魄”理论与精神疾病病机、证候的内在联系和临床应用进行探讨。以临床为基础,从神、魂、魄的生理、病理及辨证用药等角度进行论述,认为神与主意识、魂与潜意识、魄与植物系统的功能相似并密切相关,因此临床诸多精神疾病出现的幻觉、妄想、强迫、躯体障碍等症状均可由神不安、魂不守、魄不宁等病机所导致,并提出养心安神、柔肝镇魂、益肾(肺)定魄、宣肺畅魄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法,对于精神疾病中“神、魂、魄”理论的运用进行系统探讨。

关键词:神;魂;魄;精神疾病;辨证论治

中图分类号:R229

doi:10.3969/j.issn.1006-2157.2013.07.001

Application of TCM theory of spirit, ethereal soul and corporeal soul in treatment of mental diseases*

QU Miao, TANG Qi-sheng[#], SUN Wen-jun, REN Xi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mong TCM theory of spirit, ethereal soul and corporeal soul and mental diseas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investigating systematically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CM.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spirit, ethereal soul and corporeal soul,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medication in clinic, and indicated that spir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in consciousness, ethereal soul, to subconsciousness and corporeal soul, to the function of vegetative nervous system. Therefore, the symptoms of mental diseases like hallucination, delusion, enforcing and somatic disorders in clinic all can be induced by uneasiness and disquieted spirit of spirit, ethereal soul and corporeal soul. The therapies for treating these mental diseases include nourishing the heart to tranquilize, emolliating liver and settling ethereal soul, and diffuse the lung and refreshing corporeal soul.

Key words: spirit; ethereal soul; corporeal soul; mental disease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神、魂、魄”理论在古代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涉及个体精神行为以及整体世界观、宇宙观的范畴。中医学说的神、魂、魄属于中医“五脏神”理论范畴。“五脏神”包括“神、魂、魄、意、志”,其中“神、魂、魄”与精神疾病的病机、证候和临床辨治相关性

较强,故本文仅就“神、魂、魄”进行探讨。临床上,把握神、魂、魄在精神疾病中的病因病机,可以明确治疗总则,有的放矢,达到安神定魂平魄、匀衡精神、厘定魂魄的治疗目的。现将中医神、魂、魄理论,结合精神疾病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体会,从生理、病理及

曲淼 男 博士 主任医师

[#] 通信作者:唐启盛 男 博士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E-mail: tangqisheng@263.net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 30901910),教育部重点资助项目(No. 20091029),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资助项目(No. 2010),北京中医药大学创新团队资助项目(No. 2011-CXTD-26)

辨证论治等方面进行论述如下。

1 神、魂、魄的生理意义

1.1 神

神者,《灵枢·本神》有云:“生之来谓之神,两精相搏谓之神。”包涵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人整体生命活动及其外在表现的高度概括,称为“神气”。另一方面是专指人体一切精神活动的高度概括^[1]。本文主要探讨后者。

神舍于心,以心为运作、发挥、含藏之器,依靠心气心血以濡润滋养,从而统领魂魄,思维意想,神机发动,吸呼间弥布五脏六腑,意念时贯彻四肢百骸。故神明、神安则使人意识清明,思维敏捷,神志思维聚散有度而收发如意,灵性记忆博闻强记而圆转自如。神充神明则魂魄安定,志意坚宁,魂魄无扰神之举,为神所统而精神乃治。

神以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类似人的自由意志和可以感知控制的主意识,是感受外界传入的信息后,主动进行分析归纳并作出决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潜意识(属于中医“魂”的范畴)和感知(属于中医“魄”的范畴)的辅助完成,但主意识(“神”)起到启动统帅协调的作用,并使精神活动的各个阶段紧密联接。如果主意识的协调控制能力失常,就会出现异常的精神联接,致使传入信息的分析归纳等方面出现错误,从而导致幻觉、妄想等病理精神活动的出现。

1.2 魂

魂者,《说文解字》曰:“魂,阳气也。”《灵枢·本神》有云:“随神往来谓之魂……肝藏血,血舍魂。”《左传》孔颖达疏:“附气之神曰魂……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杨上善云:“魂者,神之别灵也。”

故魂为阳气,藏于肝,以肝血濡养。乃附神之灵,随神发用出来,统摄七情,助神灵机之用。人之有感,而忽生喜怒哀乐之情,此时未经由神之决断,所发喜怒者,魂之责也。魂可助神思维决断,但魂为臣,神为君,以神御魂则喜怒有节,思维灵动,决断敏捷。如若神魂颠倒则致喜怒无常,思维呆滞,优柔寡断。另唐容川云:“昼则魂游于目而能视,夜则魂归于肝而能寐。”^[2]故魂能随昼夜变化而升降出入,统制人身之寤寐。

魂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看,类似于潜意识及情感系统范畴,潜意识属于不易被主意识察觉到的深层心理层面,它是随着人格和主意识不断发育的过程中,经由教育、环境和个人经验等多方面的影响下

逐渐形成的(即孔颖达所说的“渐有所知”)。潜意识对精神活动的影响主要通过条件反射或者更隐蔽的方式来进行,人们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感觉到潜意识的运作,只是在接受到某种特定的刺激之后,会突然不假思索地产生厌恶、喜悦、恐惧的情绪或者联想、躲避等思维行为。

弗洛伊德认为,通过分析梦境可以把握潜意识里的心理问题。而中医认为魂的功能也能够产生梦境^[3]。唐容川所谓:“梦乃魂魄役物,恍有所见之故也。”而且中医也存在梦境分析,如《灵枢·淫邪发梦》曰:“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大火而燔燔。”因此中医的“魂”应类似于潜意识及情感系统的功能。

1.3 魄

魄者,《说文解字》曰:“魄,阴神也。”《灵枢·本神论》云:“并精出入谓之魄。”《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曰:“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左传·昭公七年》:“人生始化为魄。”孔颖达疏:“附形之灵曰魄……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哭为声,此魄之灵也。”《类经》云:“魄之为用,能动能作,痛痒由之而觉也……魄盛则耳目聪明,能记忆。”

故魄为阴神,两精相搏时即应孕而生,藏于肺,以肺气检之鼓之,附精而出入。而精藏于肾,精足则魄有滋养依附,魄随精血敷布输注,外盈肌肤肢窍,内注经脉脏腑。故外能觉肌肤痛痒,感受言语,听音辨色,内可助呼吸心动,气血运行,清浊出入。因阴主藏受,故能记忆在内。故魄盛则肢体动作灵活,耳聪目明,能记忆。纳清排浊,涕泪汗液代谢正常。

由此可见,魄为人体的本能以及植物神经系统等自调节、自规律的系统。辅助精气的聚散,可助神感知,记忆。是生来既有的先天本能感觉、反应和动作,如听音辨色、四肢运动、排泄消化、心跳呼吸等。是神经系统发育形成后即具有的,非习得性的一种较为低级的精神活动,相当于非条件反射,以及植物神经系统对内脏功能、感觉系统、内分泌、体液代谢等人体功能的调节作用。

1.4 神、魂、魄的关系

神、魂、魄包括了人体的主要精神活动,其中神起主导作用,统率魂魄的运行,起到发动思维,调摄情志,主导和监督精神活动运行的作用。

魂则属于人体潜意识和情感反应、条件反射的功能,随着人体发育和经历不断习得和修正。魂随神往来,助神完成思维意识活动而自身不现。

魄相当于非条件反射的较为低级精神活动和植物神经系统的调节作用。魄能助神感知和记忆。且魄并精出入,辅助精气的聚散,起到调节肢体运动、脏腑功能以及听音辨色等作用。

魂魄一阴一阳,并行而共生,魂从魄降,魄载魂以助其发用出来,调思维运情志而节喜怒;魄随魂升,魂检魄而助其记忆在内,协肢体辨音色而知痛痒。黄宗羲认为魂魄之间是阴阳形气的相互依存关系^[4],并以蜡烛做比:“譬之于烛,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5]因此,魂魄不可离分,如魂动而魄静则为梦幻,魄动而魂静则为魇游。《抱朴子·内篇》亦云:“魂魄分去则人病,尽去则人死。”

2 神、魂、魄的病理表现

由于神、魂、魄在人体精神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因脏腑虚损或邪气侵扰,致使神不安、魂不守、魄不宁则会滋生诸多精神症状。

2.1 神不安

神藏于心,以心血濡养。如因七情不调,饮食劳倦等,导致脏腑功能失调,产生气滞、痰湿、血瘀等实邪,扰动心神,心神不安则表现出情绪不稳、紧张焦虑、烦躁、坐立不安等情志症状。如素体脏腑虚损,或病情日久,气血乏源,神失所养,心神不安,则产生心中惕惕,如人将捕,悲伤哭泣,哭笑无常,悲观失望等症状。如甚者神失所主,神不明则魂魄不安,神魂颠倒,魂不守舍而魄不安宁;如佞臣之乱君主,神昏魄扰,神魂相搏,出现恶念连连不能自己,周身不适无以言表;昼则神思不聚、躁扰不宁,夜则难以安眠、噩梦连连。

2.2 魂不守

魂藏于肝,以肝血滋养收聚。如七情不遂,气失条达,而内生痰火,扰动肝魂;或脏腑虚损,气血不足无以濡养肝魂;则肝魂妄动,魂不守舍,昼不能明,夜不能寐。如《证类普济本事方·治中风肝胆筋骨诸风》所说:“肝经因虚,邪气袭之,肝藏魂者也,游魂为变。平人肝不受邪,卧则魂归于肝,神静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归,是以卧则魂扬若离体也。”《类经》中也对肝魂妄动之症进行了描述:“魂随乎神,故神昏而魂荡……魂之为言。如梦寐恍惚、变幻游行之境皆是也。”说明心神不明则肝魂妄动,会导致神志恍惚、梦游、呓语等症状。

魂不守舍在精神疾病中还常见有恶念连连,不能自己,强迫思维、强迫行为等症状。魂为附神之灵,本为神之臣使,助神思维、情感、认知,主人体潜意识,助运神机而自身不现。今魂失养或为邪迫,魂

失其舍而夺其君位,魂机锋芒外露,逼迫心神;魂现恶念连连而心神收摄无方,难以控制,不能自己;出现强迫思维和行为,包括反复思考,穷思竭虑,以及反复洗手、锁门、叠被、整理等行为。发作时强迫症状突发而至,不能自控;虽强摄心神以制之,奈何魂强而神弱,从而形成“神魂相搏”,强迫与反强迫交争之势,且二者胶着难解,非精疲力竭而作罢。

2.3 魄不宁

魄舍于肺,以肺气鼓动,而并精出入,而精藏于肾;如悲忧哀伤过度则伤肺,肺气虚损而魄无所舍;情志不遂,气机郁结,肺气膈郁则魄出入不畅;或恐惧惊吓而伤肾,肾精不足则魄无所附;或因疾病日久肺肾虚衰;均可导致魄精功能失常,而魄之功能主要为调节人体感觉代谢机能,协调人体精神肢体运动。如魄无所舍无所附,则出现欲食不能食、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如寒无寒、如热无热等感觉异常、肢体活动迟缓、饮食行为异常、反应迟钝、记忆减退的症状。此类症状在《金匱要略》的“百合病”中就有记载。张介宾在《类经脏象类·去神》中也指出:“魄盛则耳目聪明,能记忆。老人目昏耳溃,记事不及者,魄衰也。”

因魄属植物神经系统对感觉系统、内脏功能、内分泌、体液代谢等人体功能的自调节作用,因此魄衰所致机体调节代谢不利,可出现周身诸多不适症状:如突发胸闷憋气,濒死感,气从少腹上冲心;突发手足麻木、恐惧感;小事不能开展即觉腹胀、腹痛、腹泻、尿频尿急;忽而畏寒肢冷重裹不解,忽而潮热自汗冰水难消;有足冷腹热者,有背冷胸热者,有外热内寒者,有下寒上热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3 神、魂、魄的辨治原则

3.1 养心安神

对于气滞、痰湿、血瘀等实邪扰动心神,所致紧张焦虑、烦躁、坐立不安等情志症状。需用理气化痰活血之品,祛邪而安神,如半夏、枳壳、石菖蒲、桃仁等。对于脏腑虚损,气血乏源,神失所养,产生的心中惕惕,如人将捕,悲伤哭泣等症状,需用益气养血补心之品,濡养而安神,如生地、当归、党参、黄芪、大枣、龙眼肉等。

3.2 柔肝镇魂

对于因情志不遂,气郁化火,痰火内扰,扰动肝魂之症,症见急躁易怒、躁扰不宁者,需使用清肝泻火,清泄痰热之品,如龙胆草、胆南星、栀子、黄芩等;如脏腑虚损,气血不足无以濡养肝魂而肝魂妄动,魂不守舍,昼不能明,夜不能寐者,需使用养血柔肝滋

阴敛魂之品,如白芍、酸枣仁、麦冬、天门冬、当归等。另肝魂妄动,神魂相搏,恶念连连,强迫思维行为不能自制者,无论虚实均需使用镇肝安魂之品,使妄动之魂内敛于肝舍,助相伐之神上归于君位,从而魂为神使,神为魂君,魂随神往来而神机自如。如青礞石、龙骨、牡蛎、生石膏、石决明、珍珠粉等。

3.3 益肾(肺)定魄

对于悲忧惊恐过度伤及肺肾,引起魄无所舍无所依附、魄衰而导致的躯体障碍、惊恐发作、感觉异常、饮食行为异常、反应迟钝、记忆减退等症状,需使用补肺益肾之品,使肺气充而肾精足,魄有其舍而有所附,并精出入,圆转自如,则耳聪目明,善记能忆,反应敏捷,周身不适之症俱消。常用有生黄芪、巴戟天、山萸肉、生地、麦冬、百合、黄精等。

3.4 宣肺畅魄

如因情志不遂,气机郁结,肺气膈郁则肺魄出入不畅,亦可引起魄之功能运行不畅,产生躯体障碍和感觉异常。需使用宣肺理气之品,使肺气宣降有度,肺魄出入通畅自如而诸症自消。常用有桔梗、枳壳、白芥子、瓜蒌、半夏等。

4 病案举隅

陈某,女,31岁,2011年3月2日初诊。患者自2004年5月因工作不顺兼同事关系不恰,自觉有人说自己坏话,经当地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曾服用利培酮、丙戊酸钠、阿立哌唑、文拉法辛等药治疗,症状未见明显缓解,刻下证见:嗜睡,头脑不清醒,注意力不集中,头痛,易疲倦,出汗多。有时有自杀想法,时哭时笑,幻想,经常担心被单位开除,与同事因为小事吵架,时常责备母亲不上进,易怒,甚至打人毁物,口干口苦,大便干,入睡困难,多恶梦,舌红苔干,脉纤细。本案考虑患者病因工作不顺和与人相处不恰而起,为情志不舒,郁而化火,肝火内扰,扰动肝魂,从而出现头痛易怒,口苦便干,眠差而多梦;又有久病伤阴,心血不养,心神不宁,从而出现嗜

睡而头脑不清楚,口干入睡困难;神魂相搏而出现主意识的混乱,幻听的出现,故治以柔肝镇魂、养心安神。处方:柴胡10g,黄芩10g,炒山栀6g,白芍10g,麦冬10g,党参10g,五味子6g,当归10g,生龙牡30g,青礞石30g,生石膏30g,生姜3片,大枣10g,7剂。方中以柴胡、黄芩、炒山栀清肝泻火,以解肝胆郁热,白芍、麦冬、当归、五味子养心宁神,配合龙骨、牡蛎、青礞石、生石膏镇肝安魂,使神魂各归其位,从而神机自如。

2011年4月1日复诊,患者诉服药后幻听未作,情绪明显稳定,故又自己按方购21剂,现不适症状基本消失,仍有睡眠不佳,或作恶梦,舌红,脉弦,上方去党参、当归、生姜、大枣,再服14剂。后随访患者,诉一切如常。

因此,神、魂、魄与精神疾病的证候和病机密切相关,我们在临床应用相关理论进行辨治精神疾病,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但有关神、魂、魄生理病理基础和理论内涵还需进一步地进行古籍挖掘整理,并结合脑功能影像学等先进手段进行其脑功能定位的研究。总之,神、魂、魄理论在临床应用和研究方面有着良好的前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王鸿谟. 中医神魂魄理论及其科学性[J]. 北京中医, 2004, 23(6): 363-365.
- [2] 唐容川. 血证论[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1: 102.
- [3] 李丽珊. 中医梦学理论与西方潜意识初探[J]. 江苏中医药, 2009, 1(41): 13-14.
- [4] 贾庆军. 黄宗羲的魂魄说和地狱——兼论其一元世界观[J]. 2009, 1(71): 78-81.
- [5] 沈善洪. 黄宗羲全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231-232.

(收稿日期:2012-10-20)